中華郵政認為新聞紙類
成都新聞
第叁柒肆號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二角五
行址：南新街

清血走毒丸
大北京製品，能治各種梅毒楊梅，下疳淋濁，腫痛苦，全愈迅速，永不再發，每瓶大洋壹元，內有說明仿單，函購勿誤
成都市總經售處
北門東街　開泰堂
城守東大街　壽春藥房
老西門西大街　榮和藥房
南門上街　同人
鹽市口　華榮藥房

智育影院
五月十日演
血染征塵

大光明
五月九日演
擁護愛人

達生醫社
王肇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頑癬、九子爛羊、大小瘡症
住四聖祠南街三十六號

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臺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訂合一冊，現已出會，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
[illegible]

曾鑄成
專治婦女乾病，男婦危險內症
有樣人之醫術
地點由科甲巷遷移南打金街九十一號公館

笑笑笑
姨太太外史
笑笑笑，正妙，買來瞧，哈哈笑，笑得雙足跳，又哈哈笑，跳，又滑稽，又熱鬧，又香豔，又不俏，有官場，有鄉名，和尚與老道，社會黑幕一齊描，都瞧了，叫了又笑了，呼妙七七七
每部四角，本報經售，外縣加寄費，郵票代價
五仙

好名譽，有十多年，開設在春熙路北段
物美價廉 [illegible]

那種男人適于我的丈夫？

（某青女士）

丈夫，是何等神秘的一個名詞啊！尤其是打入我們女青年的耳內，丈夫，丈夫，尤其是理想中的丈夫，更是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啊，我要怎樣的一個丈夫呢？

理想上不要老丈夫，因為老丈夫走起路來太不行了，至少他要比我慢一百米，他也會咬炒蠶豆。（這是鄰家姑娘嫁後的話）。

我也不要年青的丈夫，比我青年的丈夫，譬如湊巧只買了三塊巧格力糖，他一定會撒嬌似的要多吃一塊，一包花生米到平分之後，多了半粒，也許得同你分半揩鬪。（這是有一位老同學嫁後的經驗談）。

有錢的丈夫吧？不好而且危險的，他會做了錢的招牌，亂衝直撞，他從來不曉得把愛溫存，只埋在錢堆中過虛偽的生活，這是活的屍骸，不是享愛的人。

窮人吧，似乎也不行，雖然我不想他養我一輩子，至少他自己須得養活，譬如沒有飯吃，肉體自然會腐爛，結果是什麼也沒有！

但是我也不贊成一類專會給太太買雪花膏，剪衣料，剝栗子的丈夫，這種人，他把自己看得太小了，以為只要博得太太歡心，便是天下太平，我實在替這類丈夫們的大大擔心。

究竟要那一種丈夫呢？自私心佔據了理想的全部分子，我一向是難看商人的，有一般錢臭，至於政治氣的官僚，學得一身氣洋來的專家，眼裡似乎也落不進甚麼印象。

在再四的考慮下：我只想一位誠懇的青年，做我的丈夫，免不了普通的心理，我簡來這麼來一張標格

（一）年齡長我四五年至十年。

（二）品性容貌，但求相配。

（三）家世無須怎樣，最好殷實農家，有老父母更好。

（四）本人有文學的意味，科學的頭腦，藝術的興趣，農事的常識。

理想中只有這四種資格的青年，和他結合以後，至少是[illegible]庭了。

最後我聲明，並不是理想到這種丈夫後就依賴他了，不，我依舊要替社會服務的，同時我希望不要立刻有小孩子。

新判官打

〔楊劍編〕

第一幕

[illegible]

我與胖子結姻眷，算來只有三四年，從前我在研究院，胖子命人把我看，親嘆，約定日期把人看，真是漂亮美少年，那時我才把親願，千里良緣一線牽，文明結婚新禮典，佳期冬月二十三，禮堂設在鉄瓦殿，男女賓客分兩邊，過時將迎親把街轉，乘着花車區圈圈，行禮時間二鐘半，親戚朋友都來玩，行罷還後攝影片，來的賓客都照完，各種音樂俱齊展，一律都是開西餐，電燈安了百餘盞，紅緞對聯數不完，吃完餐後回公館，大家都把新娘觀，梗梗鬧了三天半，所有賓客才走完。（未完）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魚〕（126）

第二十六回　遊馬路書獃逢意外　吃宵夜敵友來筵前

他的診例，是依遠近分等的，大約五十金邀得到哩，不過轎資要另加的，春帆便取出五十金授給館主，托他速命茶房去延請，另加茶房路費若干元，館主唯唯答應，春帆回到房中，告知小谷，已替他請得名醫哩，使他心頭寬慰，挨過了半日光陰，纔見茶房走來說道，王先生來哩，接着王介梅移步入房，春帆揖讓招待，先將小谷在京喜作狹邪游，并將吃過的藥方給他閱看，然後替小谷診脈，看舌苔，頗為詳細，當下就在房中書寫方案，遞給春帆道，貴友是夾陰傷寒，那前幾個方案，都作他類瘧治，宜乎病勢增劇了，將這張方子吃兩帖，大約可以退熱告痊了，春帆一壁答應，一壁恭送如儀，接着將方案交茶房配藥，由春帆親手送湯，給小谷服下，翌日，病勢大減，再復一劑，果然告痊，調養了兩星期，始得復原，於是算清房飯金，搭火車動身，直到漢口江岸下車，並不耽擱，逕赴招商局，購買下水船票，登輪觀望，巍巍黃鶴樓，雄峙江邊，不愧為歷代著稱的名勝，隔不多時，輪船啓碇，乘風破浪而前，小谷和春帆，時登甲板眺覽，但見水色蒼茫中，輪船往來如織，兩岸白帆，飛翔空際，風景天然，令人俗慮盡消，小谷歎道，此間幽秀，令人思慕，我願學吳和靖家泛宅，終老此鄉，[illegible]萬塵生活去罷，春帆冷笑道，你是凡心未除，怎休出此？[illegible]人諸，只消舟中有一個秀色可餐的美女子，你就貪享溫柔之福，拋棄此江天風景了，小谷大笑道，長江我所愛，美女亦我所愛，我當效曹阿瞞銅雀台故事，建一別墅於江邊，這却是佳麗以貯之，終老其間，無復他求了，春帆笑道，這却是情話，然則西湖風景，不弱長江，你何必捨近圖遠，趕速回家，築一別墅於湖濱，納如夫人蹲其中，朝歡暮樂，南面王也不過如此，兩人打趣了一回，[illegible]輪行迅速，已到上海，[illegible]各大旅館的接客夥紀，紛紛登輪招徠客人，小谷前幾次到申，都耽擱在近西飯店，取他交通便當，服伺週到，所以這次仍住近西，當下招待員取齊行李，引着兩人同乘汽車，趕至近西，着定四十二號房間，安頓被褥，那滬杭交通便利，小谷和春帆是常來的，各有親戚朋友，所以在寓略事休息，即分道出去訪謁親友，那小谷最後到至友姚桐生家投謁，僕人答稱主人不在家，如有要事，請往久益公司買辦室去接洽，小谷轉身退出，心想桐生素喜[illegible]，有志者事竟成。

小科學

▲毒氣槍　近來捕賊多喜用毒瓦斯，（多為催淚性者）[illegible]槍，因可免傷害生命，至個人用之防賊毒瓦斯，則其製作大都巧小玲瓏，便於攜帶，現美國有人將槍藏於衣袖之內，有一線連於指，指之環，若突遇盜賊，將手彎起，對准賊面，由指一扳，毒瓦斯即射出，使賊或盜淚流滿面，無能為害，誠為佳妙之新法。（希希）

黎灼灼不死

（知者）

黎灼灼是廣東人，聯華三廠主任黎民偉的姪女，因為幼時就僑居海外，並且漫遊美洲各地，所以關於外國學識，很有相當的研究，尤其是英語，說得流利而又純熟，她喜歡交際，異國的朋友最多，鬈髮，畫眉，塗脂，抹粉，[illegible]婦的身份，真可以說一句話，登峯造極的了，不過他，（母性之光）裏顯然的又早換了一個性了，總之，他那種深刻表情，真不知感動了多少的青年觀眾呢，我們自從銀幕上認識了他之後，我才知道他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電影明星。

新生活法語

運動　笑俗敬輯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和合拍賣行
1、介紹購買[illegible]
[illegible]
6、測圖詳細[illegible]

川報社社長劉熙泉啓事

竊熙泉此次奉派爲川報社社長已於一日前由渝返省主持一切刻正積極籌備明於最近數日內復刊所有以前訂戶及未刊載滿期之廣告均於復刊時繼續分別補足特此鄭重申明此啓

訪謝王先生（湖廣館街）

命理精明斷事如神余因解甲數年久沒波折百謀失敗金融困難萬狀承蒙友人介紹特請先生均示迷津決疑南北先生詳談經過事事皆如驗見來請多佳解交生上美運勃發偏財謀事自成批云否去而泰亨紅日正東昇偏財本月旺謀爲多途心回家尋思良久試買劉匪劣五就不料果中頭獎又發表謀又啟特酬金登報宣揚以謝人不言姓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余王氏聲明啓事

余王氏所撫族子万除因不悉約束氏卽還族戚等於民十九將此子分居自後此子卽飄流他鄉不知存亡突於去冬歸來所行所爲與前尤甚恐親友不明眞象此登報鄭重聲明此子以後如在外招搖借貸及一切不法行爲概不與氏相涉此啓

廣東白濁鐵根丸

華昌大藥房第一效出品五淋白濁皆消治三日止濁七日除根永不翻發諸君若患淋濁不服此丸算一個缺點每瓶定價大洋五角總發行府街牛羊藥房壽春藥房灣榮樂藥房代售

越巂縣縣長兼游擊司令官應銘政績

越巂邊徼幅員遼闊縣府政令鞭長莫及人民受土霸之侵蝕佐治之壓迫者不知凡幾氏弟媳李董氏以分產不明誣控氏於大樹堡縣佐署楊縣佐聽半面之詞氏遭不白不得已呈縣上控經縣府長提訊李黃氏自知情虛以四百金託人行賄官縣長斥資不屈秉公處理氏冤始得平反文氏錢其官縣長之恩氏身受其呼謂以爲報將事略登諸報端聊表謝忱李韓氏李張氏謹啓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四十一回 四將遭擒甄隱班師 三闖潼關徐翬進京

盧霸林頂盔貫甲，全身結束停當，代了三百衛隊，到鷄頸嶺迎接領軍使去了，魏朝賢頭戴九梁軟緞紮巾，身披孔雀羽八掛道服，打扮甚是齊整，黎彥虎楊際昌，也是頂盔貫甲，外套品級蟒袍，以及唐營三四品文武官員，都陸續飛馬到這，靜候領軍使，直到辰牌時候，才見馬隊過嶺，當由辦差官，領導馬隊，直向中營進發，馬隊過後，卽是御營戰將，約有四五十員，後面笙樂嘹亮，紅旗過處，後面一乘金頂綠呢大轎，左右護衛森嚴，轎前八名侍僕，俱年得來眉清目秀，綽約多姿，轎後彩旗飄舞，鐵甲銅甲將士，約有三四十員，俱斜套錦袍，旗上各書官銜，多是將軍總鎭之職，後面又有兩乘大轎，正是杭州節度使馬桐萱，及拓烏國丞相白巧爾，原來白巧爾，駕駛飛樓，指南針指定方向，向杭州進發，天色黎明，白巧爾用望遠鏡，探望軍務處地址，但見黑煙上冲，迷漫天空，料定必是此處，當將機關停住，飛樓漸漸墜下，早被工匠看見，一時傳呼，都出廠觀望，驚動白巧爾的徒弟，就知是師傅駕到，及至飛樓墜地，衆徒弟上前行禮，迎接進廠，一面派人通知馬節度使，少時回報，說馬大人已出東門，迎接甄大人盧大將軍去了，白巧爾問起原因，才知朝廷，另派甄領軍使，統率潼關一部騎兵，盧霸林爲馬前先行，兼程趕來，限期掃蕩大安羣賊，前部將士，昨夜三更，才趕進城內，將行台佈置齊備，大約此時，快要進城了，白巧爾聞言大喜，急代領一般徒弟，及兩名翻譯通司，飛馬趕出東門，見沿途馬隊戒備森嚴，斷絕往來行人，左右居民，俱焚香點燭，跪迎大使，馬桐萱正坐在皮馬椅上，忽見飛來二十餘騎，以爲是前站將士，急忙起身，見是白巧爾及一般匠師，心中好生奇異，急忙上前招呼，白巧爾早已翻鞍下馬，彼此見禮落坐，白巧爾便將夜來之事，略述一遍，通司照話翻譯，馬桐萱聞言大驚道，大安賊如此猖獗，這便如何是好，現在六府兵馬，俱被軍師調去，唐軍三座大營，共計兵馬三十餘萬，還有後備軍三十餘萬，紮在後方休養，魏軍師既然兵敗，何不調動後軍，趕赴前陣應援，白巧爾道，我軍因轟山雷車之故，有所恃而不恐，並且中營兵馬，齊紮轟山車後，以致中營空虛，不防轟山車被破，賊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對直冲殺，又在黑夜，不明敵情，軍師倉皇逃走，此時縱然調兵，遠水亦難救近火，只望後軍不致搖動，亦屬萬幸，我見情勢危急，始駕飛樓，來到杭州，請大人速派大兵，前往援救，通司翻譯後，馬桐萱道，杭州兵馬，只有數萬，且一般戰將，俱非大安賊將之敵，所幸潼關鐵騎已到，甄盧兩位大人，傾刻卽到，我們只有呈訴經過，懇求甄大人裁奪，或者馬不停蹄，命盧霸林飛往援救，方可解得危難，若恃杭州兵馬，反恐勞而無功，正說着，只見旌旗蔽天，塵頭冲起，盧霸林已飛馬而來，兩人急忙起身，搶步施禮，盧霸林在馬上欠身說到，甄大使卽刻就到，小弟不能下馬，望乞恕罪，馬桐萱隨卽吩咐放砲，一時軍樂大作，但見前行衛隊，排列兩旁，一十六名高大轎夫，俱穿的校尉官服，抬着一乘金頂大轎，左右八名將軍扶轎，其餘一十四名轎夫，俱乘馬隨後，輪流肩抬，馬桐萱白巧爾，早已頂着銜片，跪在地下，侍衛見狀，在頭上取下官銜名片，跪在轎前，[illegible]

新生活歌

其三

新生活，生活新。多責自己少說人，文武官吏各小心，行止舉動要留神，莫待勇人來看輕，說你資格不夠上等人，第三歌兮生活新，各人各人各自新，自新機會在於今，君不聞，自從元首至庶民，齊家治國甚麼東西爲根本，原來還是在修身。

▲甲乙問答

（甲問）新生活運動的主旨。全在禮義廉恥四個字。這四個字本來是我國治國安民的老方法。怎麼說是「新」呢，

（乙答）「新」並不是作新興的意義解。凡是現在所需要的東西就叫做「新」。詩經上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就是這個意思。

（甲問）從前不是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德並舉嗎。現在爲甚麼把上四字裁掉呢。

（乙答）孝弟也是禮中的一部份。忠信是義中的一部份。也是恥中的一部份，只要能實施禮義廉恥。孝弟忠信四德。自然都有了。所以不必定要把孝弟忠信並舉出來。

武俠小說

大明廿七俠

（二九）（儂箇）

第八回 救劉雲馬青鋒贈金 寫訴狀龍寶山賣卜

心中深佩他的舉動適宜，便說秋爺此言有理，且將這拐子喚了來，處置了他便是，掌櫃的便命伙家到隔壁房裡，將貢德厚推了來，秋叶將他上下一看，只見他身上衣冠齊整，是個買賣人模樣，不像個無錢的主兒，如果眞正無錢，怎敢住上房呢，便說你這廝，便是拐子麼，好呀，我是認識你了，恐怕別人卻認識你不得，我如今給你個記認罷，免得人家當你是好人，那貢德厚見秋叶這般，知道要動手咧，趕着噗哆跪倒，叩首求饒，秋叶站起身來，掄兩個指頭，便要挖去貢德厚的眼珠，馬青鋒忽然不忍，忙上前攔阻道，秋爺，且看在小可身上，饒恕了他這次罷，如果挑了他兩眼，他做一輩子的瞎子，未免今生今世，做不來人，秋爺，如體念上天好生之德，饒恕了他罷，秋叶見馬青鋒說情，只得待怒縮手連說僥倖了這廝，如不看在馬爺金面，定然取你的雙目，隨與掌櫃的馬青鋒二位，商量卽日將他放了，貢德厚叩頭自去，因這一就擱，秋叶當日已來不及回泊頭，便住在貢德厚所住的房內，當夜對掌櫃的說了，要了席上好的筵席，請馬青鋒，謝他相救之情，並請掌櫃的陪席，因見馬青鋒是武生打扮，又聽說拐子被他一拍，便倒在地下呼痛不起，知道他是大英雄，遂於飲酒之間，略問馬青鋒的武技，馬青鋒因秉師訓，不肯直陳，只略說了些槍棒，以作敷衍，但見秋叶所說的武術，都是上乘的功夫，留神他的目光，及呼吸的吐納，知道秋叶也是個內家，兩人杯酒聯歡，初時還不過大家敷衍，及至半酣之後，漸漸談得入港，不由相見恨晚，各佩所有本領，是異乎常人功夫，因此秋叶送給馬青鋒一個外號，喚他做逍遙太歲，並再四叮嚀，請馬青鋒由淮安回來以後，務必要到泊頭來盤桓些時日，馬青鋒他便答應，那掌櫃的在傍陪着二人飲酒，聽他二人所說的話，心中雖不能全知，也明白二人是當世的人豪，因此愈加敬重，連連勸杯，當夜盡醉而散，次日一早起來，秋叶先到櫃上，給馬青鋒會了賬，並將昨日酒席，以及貢德厚和自己住房等住的房錢，一齊交付清楚，那掌櫃的初時還遜謝，不肯收貢德厚的房錢，和昨夜的酒菜錢，秋叶再三不肯，掌櫃的方纔肯收，等到馬青鋒梳洗畢後，來算賬時，已是結算多時了，馬青鋒深覺過意不去，便向秋叶道謝，秋叶說馬爺回程時，務必到寒舍走走，謝畢又給掌櫃的道謝作別，賞了昨日去報信及看守貢德厚的伙家，命莊漢套了車子，將昨日騎來的牲口，贈一匹給馬青鋒代步，

哀情小說

情天莫補

（笑）

碧珍張振華之女也。幼時與鄰居胡氏子。青梅竹馬。誓爲伉儷。胡名東山。年齡與碧珍相若。兩小無猜。情根早種。恩愛之意。如水之浸灌。由漸而深。因年皆幼穉。故未正式訂婚。俄而男女之年皆長大矣。芳華三月。南國春深。東山之父名春生老學究也。擬爲其子擇佳婦。一日。謂東山曰。汝年已弱冠。求鳳之譜。正在此時。吾與李君少棠。爲莫逆交。聞其女才貌兩全。已畢業於女子師範學校。昨已蹇修者來。吾深表同情。已允之矣。李氏爲邑中巨紳。頗有勢力。又廣交遊。他日汝置身仕途。必有泰山之靠。言已而笑。東山聞之憮然曰。父命兒豈敢違。惟兒與碧珍。在雛髮鬖顏時。兩方早有諧老約。今兒訂婚李氏。何以爲情。父愀然不樂曰。汝與渠花間訂約。月下聯盟。此乃兒女之私情。豈能執以爲據。李女性既然賢淑。品貌極佳。勝碧珍遠甚。（未完）